

# 高原路上的仁青大爷



□ 汪抒

## 旅途 JOURNEY

只要和人提起西藏，我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大爷的身影。也许缘分这东西，就是那个最神秘的意外。

仁青大爷是我们此次西藏自由行的司机兼导游，65岁，之前在自治区政府机关开车，退休后自己包了辆车给旅行社接活。他本不是我们的司机，因为临时出了点状况，才请他过来救急，我们的相遇全靠缘分。

西藏公路限速，一段路程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慢慢走完，不能提前抵达终点，否则要重罚。我们在赶往江孜的途中，两辆粤A的陆地巡洋舰一直卡在我们前面晃悠，时缓时急，却不肯让道。大爷怒了，和他们飙起车来。我坐在副驾驶座上大气也没敢喘一个。大爷的小金杯在6.2排量的大陆巡面前一点没露怯，撵得人黑烟直冒。转过一个弯道，大爷突然一脚刹车，速度降到20公里。眼瞅着两辆车扬长而去，我这才敢出声问缘由，大爷说前面有查岗，这里限速很低。果不其然，往前500米再转过一个弯道，两辆陆巡老老实实地停在路边，正接受罚款。我们故意缓缓从他们身边滑过，做“兔死狐悲”状。到终点，大爷主动自我检讨，我们调侃他“老奸巨猾”，一车人笑得五脏六腑都移了位。

大爷心肠软，一路上但凡有朝圣的藏民，他都会停下车来，送一些吃的或者水，我们带了一书包巧克力和饼干，没多久也都发放干净了。但对那些招手搭车的陌生路人，大爷都是谨慎为先，不愿搭理。

在去拉孜的路上，天色已晚，一个年轻人支着自行车站在路中间招手。他包着头巾，胡子拉碴，像刚从兵马俑堆爬出来的。他说自己是骑车行，走的滇藏线，已经走了20天，目的地是尼泊尔的加德满都。今天车胎意外爆了3次，备胎都用完了，请我们搭他去前面的拉孜县。大家面面相觑，拿不定主意，这几十里地都没有人家，生怕是个劫道的。我问大爷意见。他看着年轻人渐渐失望的表情说，“听你们的，但我觉得能带”。我和大爷帮忙把他的车绑在车顶上，给他腾出一个座位来。快到拉孜了，才想起来问他是哪里人，居然是我老乡；再一问，跟我本科是一个学校的，不同学院但在一个校区，比我低2级；再一问，我的天，还是我同姓的本



家。世界也小得可以，这要感谢大爷潜藏不露的仁慈。

好几天都是晚上10点左右才赶到城镇，我有时会在车上打一个盹，大爷不让我睡觉，每次都要把我叫醒，让我陪他聊天。

大爷17岁进了部队，在川藏公路上开军车、跑长途、运战备物资。同队的有一个女司机班，那也是当时全国惟一的一个高原女司机班。其中有个姑娘，是四川人，20岁，个子很高，长得漂亮，听得懂藏语，还能做一手酥油茶，大爷和她经常搭伴跑长途。那时候从成都到拉萨得要10天时间，风餐露宿，条件艰苦却是个培养感情的好氛围。那女孩吃得苦，特别能干，几次帮大爷修车，还补过轮胎。我能想象一个高高瘦瘦，梳着羊角辫，扎起红围巾的女孩，在蓝到璀璨的天空映衬下，挽起袖子把1人多高的大解放收拾得服服帖帖，不是一般的英姿飒爽。大爷爱上了她，她也正有此意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家人的反对让这段姻缘最终化为泡影。大爷曾经去找过她，一时情怯，走到门口又犹豫了，成了终生遗憾。只知道她还是嫁给了军人，回了家乡，此生却再没有交集。大爷也安静地娶妻生子。

30年前的故事，半个小时就說完了。那是去工布江达的路上，满天星光，山色黑得透亮，北斗星就悬在眼前，伸手可触。大爷语气淡然，如身边

河水静静流淌，不动声响，流露的却是真性情。

因为雨季的关系，整个旅程和内地旅行相比不下于西天取经一遭，但不论遇到什么危急状况，大爷总有办法化险为夷。

在通麦遭遇泥石流，在波密推车涉水，多亏了大爷指挥得当。在米堆冰川，有人一脚滑进了冰湖里，我们还在四下慌乱找登山绳时，大爷转身就已经跳入水中。夜宿巴松措时，周围各种鸟兽怪叫，大爷就大声唱歌给去林子里“唱歌”的朋友助威。在然乌，我们帮一对外出修行的比丘尼拍了照片，并受托寄回她们甘南的家中。半年之后，一个陌生电话打到我的手机上，浓重的西北口音对我说她们很好，已经回家了。在扎什伦布寺，正好碰上精彩无比的辩经大会，我们忙着拍照时，大爷跑去给人家修屋顶。每到一个地方，我们都疯狂地找邮局寄明信片，我还被封为“明教”教主，大爷不厌其烦地帮我们找邮局，四处打听邮筒的位置，然后远远地看着年轻人傻呵呵的举动。

后来，出于发自内心的由衷敬佩，我们把大爷称为“大神”。大神白天开车，给我们讲藏族传说，晚上教我们跳锅庄舞，说藏语。他脸上是藏族人特有的暗红色，但身上其实很白，和脸上完全不一样，我们笑他是红豆沙冰棍。半

路上，大爷车上的音响坏了，那时电子书还不普及，我随身带了本圣·埃克苏佩里的《小王子》，有时就念给他听，估计也是给他开车时当个背景音乐用。当我念道：我们肉眼看到的星辰，也许在亿万年前就已经爆裂死亡，此刻它们的光芒到达我的瞳孔，是最神秘的意外。大爷突然来了句，“说得好，说得真好！”

在林芝，登机返航，握手告别。同行的朋友因为携带青稞酒，屡被查验，我们忙得抱头鼠窜，已经驱车回家走了半个多小时的大爷突然又出现在我们面前。没等我缓过神来，他从袖子里慢慢拿出了我落在车上的相机。当时外面下着雨，大爷身上湿漉漉的。我突然有点想哭的冲动，走上去一把抱住了他，才发现他其实比我矮许多，浑身干瘦干瘦，轻飘飘地，似乎有些微颤，我一用力，他就不自主地哆嗦起来，好像一只手就能将他抱起来。这完全不是那个在公路上和人飙车，在泥石流滑过的山地谈笑风生，深夜在密林中高声唱歌的“大神”。我在他耳边轻轻说，别再开了，早点回家去享福吧。他点头回应我，再开两年就好，两年就好。那时，我眼前恍惚出现的是我的父亲。

后来，只要和人提起西藏，脑海里立即浮现大爷的身影。也许缘分这东西，就是那个最神秘的意外。

## “韩流”汹涌的高尔夫球场

□ 古韩

无论是韩剧代表的“韩流”，还是高尔夫球场上的“韩流”，其实都是韩国人做事态度的一种反映。



(新华社图片)

提起“韩流”，人们可能会想起韩剧或“少女时代组合”，或者跳骑马舞的“鸟叔”。说实话，最近几年，无论是电视剧还是流行音乐，“韩流”似乎都有所退潮。但是，如果你是个体育爱好者，特别是对高尔夫运动略有关注

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世界高尔夫赛场上的“韩流”正汹涌而来。

韩国女子高尔夫可称得上高手云集。打开最新一周的世界女子职业高尔夫排行榜，你会惊奇地发现，不仅世界排名第一的是韩国的朴仁妃，而且在排名前20位的选手中竟然有7位是韩国美女，数量与美国相当。今年10月初在北京举行的LPGA(世界女子职业高尔夫赛)上，中国球迷们现场领略了韩国女子高尔夫的风采。人们发现，参赛的韩国选手不仅个个实力非凡，而且她们还形成了一个军团。人们在每个比赛小组中几乎都能发现韩国选手的身影，以至于有现场的球迷忍不住惊叹，“韩国的女高手怎么如此众多？”最后的比赛结果也证明了韩国女子军团的实力。虽然中国选手冯珊珊摘取了本次赛事的冠军，但在前10名(包括并列排名)选手中韩国人竟占了6个位置。其中包括朴仁妃、崔罗莲、柳潇然等，这些选手都是当今世界女子高球场上的顶尖人物，每个人都在国际大赛中至少拿过一项冠军。

韩国的男子高尔夫虽然没有女子高尔夫这么辉煌，但总体实力也不容小觑。且不说韩国的“高尔夫皇帝”、外号“坦克车”的崔京周曾在有“老虎”伍兹参加的男子职业大赛上夺冠，如今有一大批比崔京周年轻英武的韩国小伙子已经成长起来，他们正活跃在日本联赛和美巡赛的赛场上，已经显示出冲击冠军的潜力。

另外，群众基础是必须的。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，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，高尔夫运动在韩国迅速普及。今天，高尔夫已经

成为最受韩国民众喜爱的两项运动之一，另一项是棒球。韩国国土面积约为9.9万平方公里，比中国的江苏省和浙江省还小一点，这片土地上正在运营的各类高尔夫球场已超过400家；韩国总人口去年底刚超过了5000万，据估计，其经常打高尔夫的人口为470万，会打高尔夫的人口约在1000万至1500万之间。高尔夫球场之多，高尔夫人口比例之高，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。

得益于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，高尔夫在韩国已经成为一项名副其实的产业。除了正规的野外高尔夫球场外，遍布在大小城市的室内模拟高尔夫更是多得数不胜数。虽然室内模拟高尔夫并非韩国人发明，但韩国人对其应用和开发已经达到极致。这种利用摄像感应和投影模拟造成的室内高尔夫球场，由于价钱便宜、便于接近、风雨无阻的特点，已经成为韩国职场人士下班后的一项主要娱乐活动。虽然有这么多室内模拟高尔夫，但每年风送爽、天高云淡的秋季，野外高尔夫球场仍让韩国的高球迷们心向往之。高尔夫在韩国也是一项高消费运动项目，但有位韩国朋友曾经说过，“秋天借钱打高尔夫也是可以理解的”。其痴迷程度可见一斑。

高尔夫虽有“贵族运动”之称，但其选手并非都出身贵族。韩国“高尔夫皇帝”崔京周就是典型的例子。崔京周出生于韩国西南部海岛上的一个普通家庭，16岁时突然喜欢上了高尔夫运动。当时海岛上只有一家高尔夫练习场，从未见过真正高尔夫球场的崔京周就在海边的沙滩上刻苦练球，后来巧遇“伯

乐”，于是走上了正规高尔夫之路。1999年，崔京周首次在日本麒麟公开赛上拿到冠军，并获得了1250万日元的奖金。多少年后，他回忆说，获奖的当天晚上，他看着那笔“巨款”一夜未合眼，因为担心被别人偷了。如今，这架韩国的“坦克车”已经获得了8项世界大赛的冠军，再也不用担心奖金被偷而睡不着了。在2007年6月美国PGA巡回赛纪念日锦标赛上，崔京周力压“老虎”伍兹获得冠军，这一战绩至今仍为许多高球选手津津乐道，也使崔京周成为韩国男子高球史上的神话。

荣光的背后是辛酸。不久前，可以称得上韩国女子高球第二号代表人物的朴智恩正式宣布退役。当天的记者会上，朴智恩感慨万千。她说，自从开始高球职业生涯，20年来她从来没有休过假，从来没有过普通人的休闲生活，成功之路充满艰辛。她嘱咐年轻的韩国高尔夫选手们，“一定要有职业精神！”这种职业精神的内容是什么？几天后，崔京周在一次演讲中对此作了注解。他说，“从握住高尔夫球杆的那一刻起，就要彻底抛弃那种‘差不多’的态度，要做就要做到最好”。崔京周做到了，他的后辈也正在努力。

看来，无论是韩剧代表的“韩流”，还是高尔夫球场上的“韩流”，其实都是韩国人做事态度的一种反映。